

采访人 吉霞

K-30

世纪老人的话

方成

卷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世纪老人的话 以对话形式 展示老人对其学术生涯及人生历程的回顾 全部采用第一手资料 深入被访者的精神世界 世纪老人的话 以对话形式 展示老人对其学术生涯及人生历程的回顾 全部采用第一手资料 深入被访者的精神世界



K820.7/29



本书为国家『九五』重点图书规划项目

RBA41/01

主编 林祥
采访人 吉霞

世纪老人 的话 方成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纪老人的话：方成卷／林祥主编．—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2003.6

ISBN 7-5382-6238-5

I. 世… II. 林… III. 方成—生平事迹 IV. K8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1) 第094683号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110003)

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毫米×1168毫米1/32 字数：71千字 印张：4 插页：2

印数：1—10 000册

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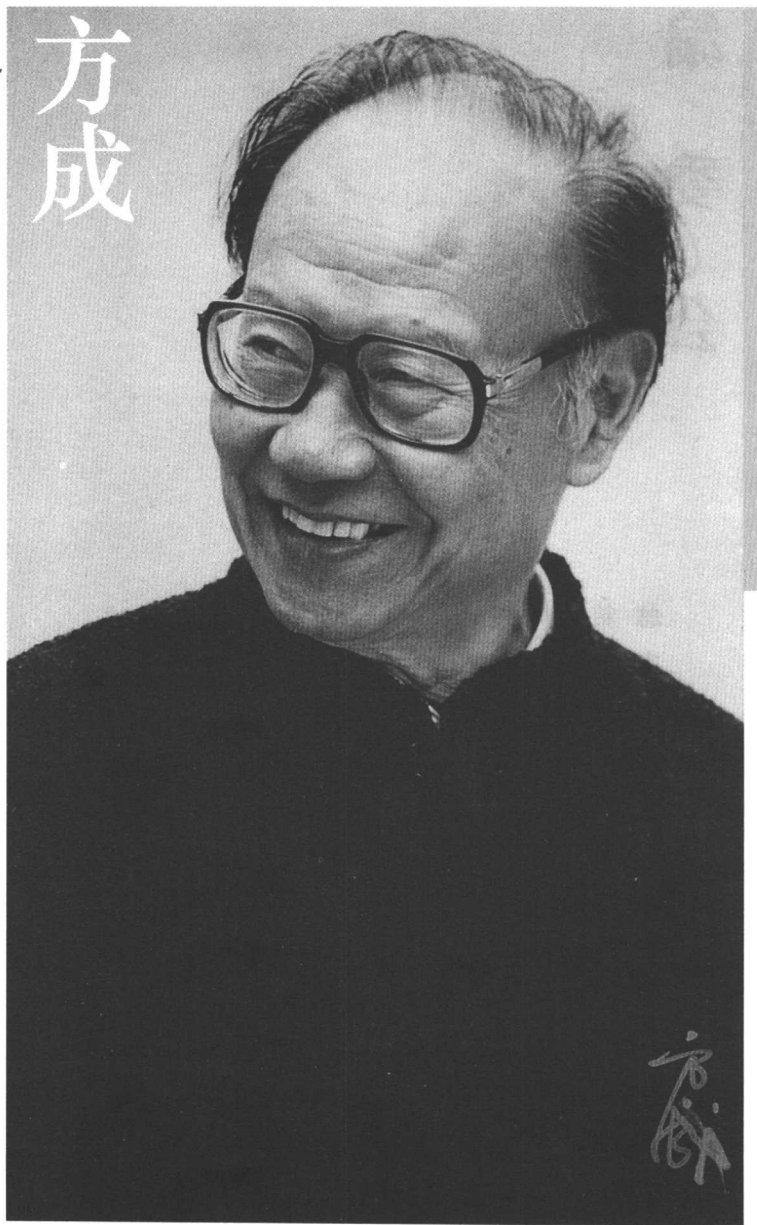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：柳青松 王丽君 责任校对：王 玲

装帧设计：杜 江 版式设计：原 野

定价：10.00元

世纪老人的话
方成卷

方成



世纪老人的话

编委会

总 策 划 俞晓群 林 祥
主 编 林 祥
副 主 编 李文慧
编 委 金 涛 巫新华 李鸣生

总发行人 俞晓群
责任编辑 柳青松 王丽君
责任校对 王 玲
技术编辑 袁启江
装帧设计 杜 江
版式设计 原 野

策划人语

为何而做？人活着总要干点事情，尤其是要干点有意义的事情，多少年以后还心有怀念、心中得意的事情。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因病住院的相声大师侯宝林，他在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、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，受到震动……要保留、要抢救这样一些世纪老人的最珍贵的“活”资料，先出文字书，就叫《世纪老人的话》。

如何做的？先找到世纪老人，即被采访人。称得上“世纪老人”的并不多，由阅历、学识、社会知名度等诸多因素决定。后选择采访人，采访人要能够领会和落实策划者的意图，要有学识与被采访的世纪老人对话，并能得到世纪老人的认同。这项工作的难度大大超过了预想。

做得如何？从策划到出书，磨了近三年，几经修改，从文字内容到装帧形式，都力求做到一流。《世纪老人的话》有两大特点，简言之：一、直接交流、对话，客观性强；二、可视为世纪老人的口述历史，史料价值高。

自觉做得努力，可得一个高分。最终打分人是读者。

目录

策划人语 1

方成先生小传 1

访谈实录 3

访谈随想 3

再说「知识分子」(吉霞) 66

众家评述 66

方成——够格的漫画家(廖冰兄) 71

学者型漫画家方成(黄远林) 75

漫话方成(牧惠) 78

话说方成(邵燕祥) 82

方成的水墨画(黄苗子) 86

方成漫画赏析(王复羊) 9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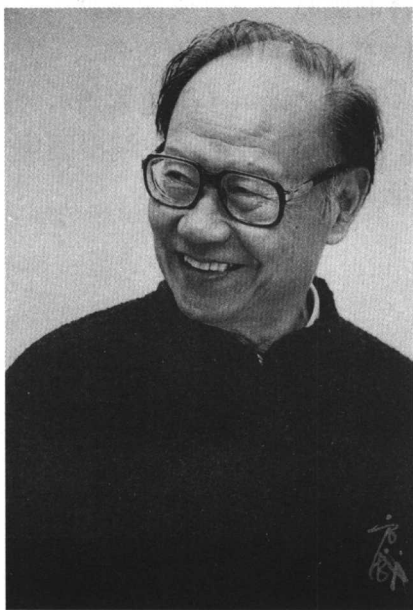
漫画家方成(苗纪道) 95

方成戏笔(韩羽) 101

方成漫画创作的艺术品格(李江峰) 104

方成先生大事年表 117

方成先生小传



方成，原名孙顺潮，广东省中山市人，1918年6月生。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名誉会长。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，曾任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助理研究员，上海《观察》周刊漫画版主编及特约撰稿人，《人民日报》高级编辑，1986年离职休养。曾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硕士生导师，武汉大学、郑州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，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顾问。出版理论著作《报刊漫画》、《幽默·讽刺·漫画》、《笑的艺术》、《滑稽与幽默》、《漫画艺术欣赏》、《方成

谈漫画艺术》、《侯宝林的幽默》、《方成谈幽默》、《英国人的幽默》；杂文集《挤出事》、《高价营养》、《方成漫画》、《画外余音》、《画外文谈》、《岸边絮语》、《画里话》；漫画集十三种；儿童诗画一种。主编漫画集十三种，文集一种，笑话集一种。

访谈实录



与本书策划人林祥合影(2001年5月)

作为一个世纪老人，个人的历史是离不开 20 世纪和世界文化发展的。而作为 20 世纪历史的当事人，对所经历的那段历史，是有特殊的发言权的。

把自己这一生理理清楚，特别是把自己吃过的亏，上过的当，犯过的错误，付出过的代价，理个来龙去脉，这样的清理和反思，对我们的民族应该是有好处的。

20 世纪对生活在下一世纪的人说，无论如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世纪遗产。而我们至今对这份遗产的历史，至少还不甚清楚。

2001 年 5 月，受《世纪老人的话》丛书主编委托，吉霞同志采访了方成先生，现根据记录，整理如下。

一、幸福童年

吉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方先生您出生在广东省，老

家也在广东，可是您无论从长相还是从性格，都像北方人，可以说是标准的南人北相，是什么造就您这样的性格呢？请您谈谈家庭生活对您有什么影响？

方：听说，我是生在北京的，还没学会花钱，便和弟弟一起被母亲带到祖居的乡下，广东中山县左步头村。生活到9岁，而后又回到北京生活。中间“南征北战”，最后又落在北京。我的性格基本上还是北方人的性格多。但是，广东人也直，不像你们从一些电视剧上看到的那样。其实广东人是很好接近的，只是有的广东人说话北方人不习惯，再加上有点钱，气粗一点（其实，商人、暴发户才有这毛病），就不讨人喜欢了（笑）。

吉：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便是自己的父母，请您谈谈您的父母对您成长的影响？



乡下家庭——母亲和两个妹妹，一个堂弟

方：我的父母没有什么文化。我的父亲当时在北京（那时称北平）平绥铁路局上班，只是一个文牍课课员，没有什么社会地位，当时有一份固定的工作，使家人能够衣食无忧。我的母亲是继母，嫁给我父亲时，已去世的母亲留下三个孩子：两个哥哥一个姐姐，后来大哥夭亡。虽然我是我妈生的第一个孩子，但是，一出生，就排行老三。

吉：家庭关系就复杂了，很好相处吗？

方：我们家的孩子都算上，活着的共七个。我们相处得非常好。虽然同父不同母，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。这可能和家庭教育有关系，直到现在，都是这样。谁家有什么困难，都不用开口的，大家能帮什么就帮什么。

我弟弟是个司机，两口子，四个姑娘，就一个人工作，原来工资那么低，怎么过呀？但从来不用开口的，也用不着，缺什么，我们就主动帮助。我二哥经常给他寄钱、寄东西。

在六七十年代时，我们有几



1931年上初中一年级(原北平市三中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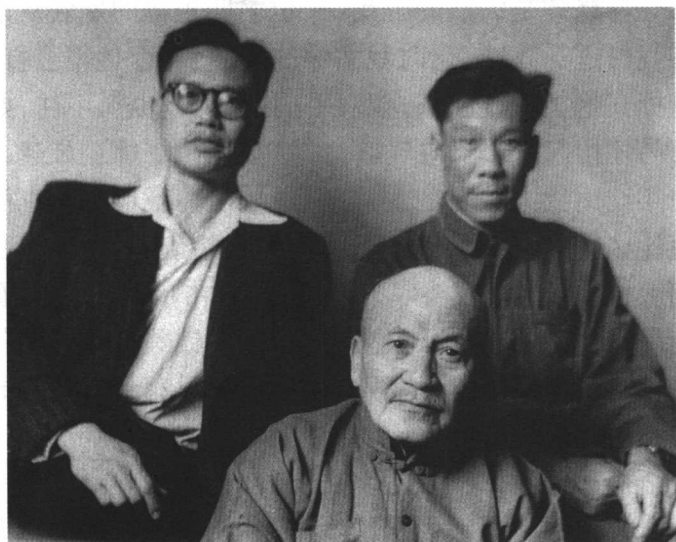
家生活困难，如果不是我们大家一起帮助，怎样渡过难关，是难以想像的。我爱人陈今言去世后，我小妹妹特意从外地来，帮助我照顾三个孩子，直到我的生活走向正规。这些亲情，很难说得完。所以，我觉得，家庭关系复杂不是相处不好的原因，一母同胞的兄弟，应该相处得好。

吉：您的家庭真是个特例，在我们农村里，像这样的家庭关系，我看到的，都是打得不可开交。我记得我有个小学同学，她爸爸后娶了一个妻子，她们与后母、与父亲的关系都不好。您家相处得这样，不是父亲很特殊，就是后母不一般。

方：我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，用现在的话，就是封建的家长制，按照旧的教育方式，旧礼仪教育我们。如每回吃饭，做孩子的端起碗来都要说：“爸爸吃饭，妈妈吃饭”，小一点的孩子要说：“爸爸吃饭，妈妈吃饭，哥哥吃饭，姐姐吃饭”，最小的一个孩子在吃每顿饭时，都要叫个遍。这种封建的家长制中，我们家的孩子都特别尊重长者。比如家长不在家，老大就有绝对权威；老大不在，老二就有权威。作为长子，或临时代理长者时，自然要给自己树立权威，在行使权力时，更多的是要照顾弟妹。其实，尽的更多的是义务。我妈也是这样教的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，我们家七个孩子相处得非常好，相互尊重，相互帮助，矛盾也就没见过。

吉：从小玩泥蛋蛋的朋友，现在还有来往吗？

6 | 方：（笑）只要有活着的，现在就会有来往，可



与父亲及兄弟合影（1956年）

惜现在一个也没有了。

我们村子在孙中山先生的翠亨村东北，都离澳门很近。村里的财主想捞点横财，就到澳门去赌，然后被剥光了回来。我们小时候有时和小朋友跑到离村不远的鸡头角山上玩，那里能看到海，海水是黄色的。村子离南朗墟步行约半小时。墟日十分热闹，做的点心儿童零食比北京点心好吃得多。现在回老家看望，变化很大。村里还有几个熟识的乡亲，老家旧屋请他们照料。我生活在北方，没书信来往。

吉：儿时的生活一定很快乐吧，至少衣食无忧。

方：那时，我父亲从北京汇钱来，祖母也有收租之利，祖父在美国也寄钱来，能够保证我们全家的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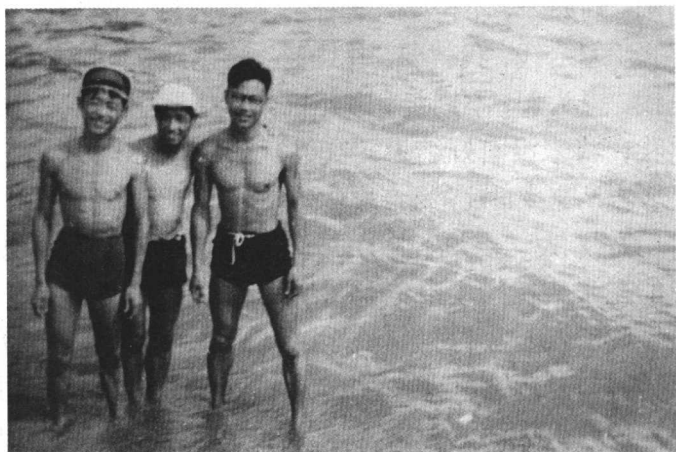
斗蟋蟀是天然的游戏。一位名叫祖福的雇农从前和我打过乒乓球，这时我大学放假回乡下。他不会打，球掉在地上弹跳起来，他双手捕捉，怎么也抓不住，好不容易才拾起来，叹口气道：“这家伙比蟋蟀还难逮。”他年纪比我大，是捉蟋蟀的能手。从前我们乡下也没有什么玩具，斗蟋蟀是我们最喜欢的游戏了。他教我们怎样在草丛、石头底下捉这种好斗的东西，怎样看筋骨强弱。听人家说，最强者是“铜头铁颈乌须单眼”，可能是对祖福的一种嘲弄，因为祖福只有一只完好的眼睛，广东叫“单眼”。（笑）

吉：斗蟋蟀也有是有学问的呢。

方：蟋蟀斗败便一蹶不振，灰心丧气，再也不上战场，颇有小资产阶级的脾性。我们玩时，不知谁发明的，把败将抓起，放在手心，用另一只手拍拍腕子，把它颠起一尺多高，来这么十几下，弄得它晕头晕脑，再放进阵地，它又能英姿勃勃，张牙舞爪地再战几个回合。孩子也懂得将对付人的办法用之于虫类，使它们自相斗杀，让别人看着高兴的。再就是捅蜂窝，捅掉后，就飞跑，等蜂群四散，就拾起蜂窝掏幼虫吃，既好玩，又得实惠。（笑）

吉：看来，不管什么人，小时候的把戏大多一样，好像干无聊的事多，讨人嫌的多。

方：是嘛，七、八岁，厌死狗，狗都嫌，人能不嫌吗？这也是孩子的天性，像那些文学作品里说的，某某伟人，童年时期就如何如何，简直就是个小圣人，我看都是瞎掰。



和黄永玉（左一）、单复在香港（1948年）

我九岁到北京以后，插班上了小学。我很贪玩，下了课就和小朋友趴在地上弹球儿，拍洋画儿，孩子们叫“得牢”，读做DEI-LAO，洋画儿就是每包香烟里附送的一张画片。口袋里装满了洋画儿和大大小小的玩时用的石头片，我们叫“牌”，读PAI。还斗蚰蚰儿，这和左步头村一样。到市场听相声、评书，看皮影戏，看变戏法。

吉：那时家长管得不严吗？不像现在的家长，总让写作业吧。

方：除了在学校上课以外，放学后就是玩，直到傍晚父亲回来，吃过饭后才不得不坐下来温一下功课，课外作业很少。他每日看《实事白话报》，也命我看报，至今还记得报上的一段数来宝：“说实事，道实事，先说傻子我自己。七岁时，入学校，不念书，瞎